

犄角 旮旯 的

怪案

琉璃厂里的纠纷
花市大街连环骗
天宁寺贼僧
什刹海的箱尸
地安门外的春宫照
俄国人屡抢东交民巷

翼浦

著

群众出版社



D 920.5
Y572

犄角 看見的

怪案

翼浦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犄角旮旯的怪案/翼浦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

ISBN 7-5014-2978-2

I. 犄… II. 翼… III. 案件—汇编—北京市—清代~民国
IV. D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2654 号

犄角旮旯的怪案

翼 浦 著

责任编辑/张 晔

封面设计/章 雪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97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14-2978-2/I·1259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尼姑的生财之道	1
破落王爷	6
骗婚	10
恶丘八	18
警察署长审警察	21
黑姑娘	25
琉璃厂里的纠纷	30
贪赃的法官	34
盗墓人	39
敦厚的拾金人	45
丰台车站遭劫	49
电车伤人	54
妓院里的枪声	59
叛逆之女	64
美国兵醉闹先农坛	69
军人设赌局	73
狗仗人势	78
紫貂走失圆明园	84
巡警与议员	90
流弹杀人	95



匿名信	100
三姐妹抗恶	104
内祸	108
放鹰人家	120
花市大街连环骗	124
车厢查毒	131
女胶皮团员	134
地安门外的春宫照	140
韩家潭的大火	146
官迷	151
侦探与草帽	157
阔老买古董	161
“倒卧儿”和收尸人	167
骗首的艳遇	173
老妈店	184
无奈的爱国学生	195
通州奇遇	204
天宁寺贼僧	218
西直门里杀鬼子	233
侦缉队与小偷	247
仙人闹京城	262
大宗邮票盗案	273
威风侠女	285
殃民的警察	298
不安分的贵妇人	312



和尚毀庙	323
意大利商人遭窃	331
民妇控告王爷	343
俄国人屡抢东交民巷	356
仗义的镖师	370
什刹海的箱尸	384



尼姑的生财之道

尼姑的生财之道

1923年，西直门内高井胡同里有个尼姑庵，叫三观庵。

三观庵在京北有几十亩庄稼地，每年都要向租种的农民收取租子，全庙尼姑都靠着这些租子生活。庙里的尼姑好吃懒做，坐吃山空。平时很少举行佛事，没有香火，只有到了无钱度日的时候，才作作道场，招揽前来求神拜佛的进香人，每次都要收取昂贵的功德钱。人们逐渐看出了庙主的真意，便不再到这里来进香。

三观庵庙主的法名叫素如。

7月4日上午，做饭的尼姑来找庙主素如，说：“师傅，咱们的米粮还够吃3天的，怎么办？”

素如说：“看来，咱又得开个坛口，作作道场喽。”

“有施主来求吗？”尼姑问。

“哪有什么施主？”素如说，“咱们的道场一开，施主不就来啦？”

下午，素如便找来几个尼姑，商量着举行佛事以谋财的事。

“要作道场，总得有个说法，不年不节的，也没有施主请求，拿什么当借口？”

素如想了想说：“就说时气不好，灾祸难免，祈求佛祖降福，



犄角旮旯的怪案

不就成了啦？”

“行，”有人表示拥护，说，“这么一吓唬，准有人来求佛。”

“这恐怕不成，”一个尼姑对素如说，“您忘啦？春天那次也是这么说的，咱足足折腾了一天，来进香的施主还没有咱们庙里的人多呢。”

几个尼姑说来说去，也没想出个高明的主意来。

晚上，素如久久没有入睡，还在琢磨着生财之道。真是功无白费，总算想出个绝妙的高招儿。

二

第二天一早，素如便去了高井胡同北口的天顺成木厂。

“三观庵想定做一只大木箱，”素如对厂主说，“不必用什么好木料。”

“干吗用？”

“办佛事，”素如说，“一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就甭问了。”

“多大尺寸？”

“高3尺，宽3尺，顶板上要开个圆洞，能伸进我的脑袋就成。”

厂主听不明白，可又不好多嘴多舌，问道：“要多厚的板？”

“半寸厚足以，”素如说，“木箱四壁钉上几百颗铁钉子，要钉透，里面露出钉子尖来，厚了怎么成？”

厂主越听越糊涂，但还是答应下来：“我一定按您吩咐的做好，只是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要货。”

素如很无所谓：“早一天晚一天倒是没什么关系。”

“后天交货，怎样？”

“行，误不了用。”素如说。



7月8号这天,厂主如时将木箱送到了三观庵。

三

7月9日一早,三观庵门前摆出香案,香炉里点燃起一炷高香。

香案后面放着个大木箱,木箱四壁钉满了铁钉,得有好几百颗,颗颗钉子都穿透木板,露出锋芒般的钉尖。

在数百的钉尖中间有个愁容满面的尼姑手捏念珠,盘腿打坐,就像在念佛,她脑袋伸出顶板,露在箱子的上面。

这个尼姑就是素如。

箱子前面贴着一张大方黄纸,上面写着三个字“赎罪箱”。

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尼姑站立在大木箱旁边,手里持着个信拂,朝过往的行人喊着:“世人皆是罪恶满盈,死后难免要下地狱,观世音大慈大悲,特意委派师傅素如坐在赎罪箱里,替世人求赦。各位如想死后升天,就请拔个赎罪钉,以泯除自己的罪恶。”

没有多会儿,大木箱前面便挤满了围观的人。

有个老太太从人群里挤出来,上前向小尼姑讨要起钉钳子,说:“我有罪,想拔一颗赎罪钉。”

小尼姑没有给她,说:“大妈,拔一颗钉,要付两元的赎罪价。”

“哦?”老太太又把手缩了回去,“我身上没带钱。”

小尼姑说:“不付钱,表明心不诚,拔了钉子也不灵验。”

老太太又退回到人群里。

过了一会儿,有个姓曹的阔太太走上前来,对小尼姑说:“我信佛,是佛心佛肠,想替我全家人赎罪,可以吗?”

尼姑的生财之道



犄角旮旯的怪案

尼姑的生财之道

小尼姑告诉她：“那您拔一颗钉可不行，得多拔几颗。”

“我夫家和娘家上上下下得有 20 多口子人呢。”

“一人一颗钉，只能多，不能少。”小尼姑说。

曹太太当即掏出 60 块现洋，递给小尼姑，说：“我拔 30 颗，总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小尼姑忙将现洋收进口袋，把起钉钳子递给了曹太太，“这下，您全家可就要有大福降临了。”

曹太太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出了一身的汗，总算拔完了 30 颗赎罪钉。

曹太太的行动鼓动了在场的人们，她走之后，又有一个人出 4 元钱，拔了两颗钉。

木箱前围观的人们逐渐稀少。

小尼姑算计着不会再有人捐钱，便低声对师傅素如说：“人越来越少，您还是从箱子里面出来吧。”

“不成，非得把全部铁钉都拔光，”素如不甘心，朝着围观的众人，故意大声说道，“不拔光赎罪钉，就无法除尽人世间的罪恶。”

四

假装镇静的素如坐在木箱里焦急地期盼着募捐人的到来。谁想，募捐人没来，却突然跑来几个警察。

警察对素如说：“出来吧，别再耍这骗人的把戏了。”

素如双眼微闭，并不理睬。

小尼姑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警察转到后面，将木箱的门打开，硬是把素如拽了出来，这场闹剧才算中止。



警察是怎么来的？原来，有人看出了素如的骗人意图，到位于西直门内大街的内右四区第三派出所报了案。

尼姑的生财之道



破落王爷

破
落
王
爷

1923年，安定门内方家胡同里住着个古玩商人，姓崔。

7月10日这天早晨，他出门谈生意，一连在东城跑了好几处，临近中午的时候，才在东安门谈完最后一笔生意。

崔掌柜从北池子出来，本想徒步回家，谁想，走到银闸口，已觉得累得不成，便坐在一棵大槐树下歇脚。歇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半个时辰，身体依然累乏不说，即使继续徒步走，也很难赶到安定门回家吃中午饭。

正这时，他看见后面的路边，停着一辆洋车，车夫正坐在车把上歇脚。何不叫辆车代步？车夫总比自己跑得快，坐在车上，还可以恢复疲劳，只不过花几个钱罢了。

“拉坐吗？”崔掌柜使劲儿喊着，招呼那个车夫。

车夫微微转过头，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问道：“远吗？”

崔掌柜觉得奇怪，别的车夫见活儿就抢，都巴不得跑得远些，好多挣些钱，这个车夫怎么这样懒洋洋的？

“不算远，”崔掌柜告诉他，“安定门里，方家胡同。”

车夫没有回话，犹豫了好半天，才勉强答道：“那我就去一趟吧。”

崔掌柜注意观察了车夫和他的那辆车。那车十分破旧，油



漆大部分已经脱落，露出车厢板。布棚子久经日晒雨淋，本是蓝色现在已褪成近乎白色，上面还有几处长久磨损造成的窟窿。

看这车夫，与别的车夫大不相同。以拉车为生的洋车夫，终年风餐露宿，一般都是皮肤黝黑，体态精瘦。但是，这个车夫皮肤白嫩，体态微胖，两手细腻，一副斯文模样，根本不像卖苦力的人。

崔掌柜不禁好奇起来。

车夫慢吞吞地站起身，提起车把，又问：“你有急事？”

崔掌柜想，看来，车夫还是很勉强，有心不上他的车，另雇别的。出于好奇心，他又想，反正午饭已经耽误，索性就问个究竟吧。

崔掌柜答他：“不，不着急。”

车夫让着：“请上车。”

崔掌柜上了他的车。

二

上车之后，和别的车夫一样，这个斯文的车夫也奔跑起来，那姿势和别的车夫没什么两样，只是显得笨重些。

谁想，还没到王府大街，车夫便已大汗淋漓，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到了兵马司，他那姿势虽说是在跑，但速度和走差不多，很快便再也“跑”不动了。

车夫把车停在路边，站在旁边擦汗。

崔掌柜看得清楚，他气喘吁吁，直翻白眼。见此情景，也不好催他继续走。

“你还是雇别的车吧。”车夫嘟囔着。

“不走啦？”崔掌柜明知故问：“为什么？”



“我拉不动了。”车夫说，“要不，你就走几步，反正也没多远，快到了。我实在没力气再走了。”

崔掌柜想刨根问底，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车夫误会了崔掌柜，以为他在为车费的事为难，说道：“车钱，你看着给，多少都成，不给，我也不说什么。”

“不，不，”崔掌柜忙解释，“车钱我一个子儿也不少给。”

“我出来，是为了糊口谋生，”车夫说着公平话，“我也不多要你的，就拉了你多半路程，车钱给一半好了。”

“不，我说话算数，一文也不少给。”

“今天遇到了你这么个大善人，算我走运。”

“你不是拉车的？”崔掌柜终于提出了自己想弄清楚的问题。

车夫连连叹气，索性坐在马路牙子上，和崔掌柜攀谈起来。

三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倒退几年，我还是个王爷呢。”

“达官显贵？”崔掌柜一惊，“那可是炙手可热呀。”

“可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那日子可真是天堂一般呀，”车夫颇有感慨，“我家的宅子里有下人四五十个呢，有大管家、二管家；庄园处里 5 个人，专管催收外面的房钱和租子；回事处有 3 个人，专管接待各方来的客人；随侍处有 10 多个人，专管车前马后的护卫；司房有 4 个人，是理财的，专管收支的账目；厨房里有厨子七八个人；再有，祠堂、大书房、小书房、更房、马圈、花园、暖房还有 20 多人；坟地看坟的还有两个人呢，还有茶房、裁缝、轿夫、门房就更多了。”

“到你这一代破落啦？”

“没有，至少开始还没有，”车夫的精神稍有恢复，显出些得意神色，“不瞒老哥你，当初，我还有三妻三妾呢。”

“一个好端端的王爷，怎么跑到街上卖苦力来了？”

“自打民国建立以来，我们家可就江河日下喽，”车夫晃着脑袋，一副绝望神态，“一大宅子人没了财源，我把仆人一个一个都打发走了，可这大家子人不能赶走哇。你也知道，我们这些皇族，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攒钱，几十口子人，鸡鸭鱼肉照吃不误，坐吃山空呀，没二年就把家产吃了个半空，珠宝、玉器、瓷器、家具、摆设……凡是值俩钱的都变卖了出去，不怕你笑话，连穿的衣裳都送进了当铺。眼看实在没的可卖，去年冬天，全家一合计，把祖传的宅子卖出去一半，得了2万块，本以为能缓缓燃眉之急，谁想，被中人七扣八扣，最后到手了的才一万八千……”

他大概是说累了，停下来擦汗。

“有了钱，还不做点儿生意？”崔掌柜很是同情，搭着话，“不想法儿赚钱，还是没有活路呀？”

“哎，别提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和家里人也商量了，他们挺赞成，”车夫的眼里滚出了泪花，“第二天，我得知三个小妾不辞而别，再看那笔钱，分文没剩。”

“都拐跑啦？”

“可不，人财两空，连炊都断了，我还做什么买卖？前天早晨，我把两个小汗衫卖掉，由街坊高悦出面，帮我赁了这辆旧车，出来拉坐……”

崔掌柜安慰着他：“能干多少干多少，凑合着养家糊口，也就得了。”

“难呢，你有所不知，今天天一亮我就出来了，在你之前，我拉了两个客人，都因为没拉到头儿，人家没给钱，唉，还是没能耐挣钱呀。”

骗 婚

骗

婚 1927年9月，宣武门外盆儿胡同10号，搬来一户人家，共两个男人，都姓王，一个叫王雁宾，47岁；另一个是他的族弟，名叫王福，40岁。

王氏二兄弟住下之后，整天到街上闲逛，并无正经的营生。几天过去，又搬来一个女人，据称是王雁宾的老婆王张氏，时年37。

这两男一女是从哪儿来的？干什么差事？男的先来女的后到，是怎么回事？谁也弄不清，邻居看着这3人形迹可疑，可又不便深问，只是暗中议论。

这3个人原来住在海淀，专门靠“放鹰”为生，王张氏便是他们的摇钱树。

此前7月的一天，王福到门头沟去寻找买主，在木城涧的一家饭馆里吃饭，遇到一个走煤窑的煤工，得知他家里贫穷，一直没能娶妻，最近有了点儿积蓄，想娶妻生子，求个后嗣。

“有什么条件吗？”王福问。

“城里的姑娘，好找吗？”

王福装出为难的样子：“哦，这恐怕得麻烦点儿。”

煤工表示：“多出几个钱，总能如愿吧？”



王福依然是一副无奈模样：“试试看吧。”

回到海淀，王福立即和族兄王雁宾商量，两个人一拍即合。

王张氏也不想过穷日子，自己又没有别的本事，只好同意。

放出去之后就搬家，放鹰人家都是如此，为的是避免人家来找。将王张氏嫁到木城涧煤工的家里之后，王氏二兄弟便离开海淀，搬到宣武门外盆儿胡同来住。

此后不久，王张氏借口外出买菜，溜之乎也，从木城涧“飞”回了盆儿胡同老窝。

二

骗

婚

住进盆儿胡同之后，王氏兄弟又开始酝酿新的买卖，打算到京北昌平去寻寻买主。

腊月中的一天，王福去了小汤山，打听到西崔家庄有个姚洪福对人谈起过寻妻娶亲的事。王福立即赶到。

“听说，您想娶个媳妇？”王福问主人姚洪福。

“啊呀，谣传，谣传。”

王福一愣：“怎么，没有这回事？”

“不，不是我要娶媳妇，是我的一个亲戚，叫陈万钧，他求我帮忙。”

“那您这个忙算是帮上了，”王福告诉他，“我认识一个姑娘，正愁着没处找婆家呢。”

“不成，不成，”姚洪福摆着手，“我那亲戚都40多了，老夫少妻，不配不配。”

“那个姑娘也不小，30多了，她不在乎这，人家说，只要人好心善，就成。”

姚洪福问：“那姑娘是你的什么人？”